



望江樓公園、科甲巷、寶光寺、1612字的“天下第一長聯”……

我在成都尋訪“聯聖”創作足跡

□ 龐國翔

去過成都多次，或開會學習，或旅遊訪友，次數多得記不清了。但有三次去成都卻記憶猶新，只為一事——尋訪江津秀才、清末“巴蜀才子”、“聯聖”鍾雲舫在成都的詩聯創作足跡。



鍾雲舫雕像

江津往事 尋踪
主辦單位：重慶晨報副刊部 重慶市江津區作協

一 尋訪鍾雲舫的經典楹聯創作地

鍾雲舫雖生於江津，長於江津，逝於江津，但他成名卻在成都，他最為經典的几副楹聯作品也是在成都創作的。他一生至少5次去過成都，每次都創作了大量的詩聯作品。

鍾雲舫到成都最重要的有兩次：一是清光緒二十年，他因寫詩聯批判和揭露江津縣令朱錫藩狎妓嫖娼五刑，被官府革去廩銀、关了學館。他背井離鄉，逃到成都，在錦江河畔的望江樓下，以代筆寫書信為生。一天，他登樓望遠，聯想到自己妻離子散的遭遇，悲愴之感油然而生，寫下在中華楹聯史上堪稱經典的210字長聯《錦城江樓聯》。9年後，他因寫詩聯抨擊官府衙門的腐敗，又被構陷，被押解到成都，關押在四川提刑按察司待質所（羈押所）待質。官府對他實施“軟打整”，不質詢不审讯，他被無端關押三年。他在獄中創作了許多長詩和詩文，特別是在無一典籍可作參考的情況下，創作了1612字的“天下第一長聯”《擬題江津縣臨江城樓聯》，該聯被稱為中國楹聯界的“國寶”。

2006年，重慶組織一批文化界專家開展對歷史文化名人鍾雲舫的研究。我在江津的文化部門工作，被選入課題組。為使研究更有成效，我們決定到成都尋訪鍾雲舫創作作品的地方，比如錦江畔的望江樓、他被關押的提刑按察司待質所等地。

2008年10月下旬，我與課題組的小歐等一行三人來到成都。因事先沒有聯系導向，我們東轉西轉，無法找到清代四川提刑按察司待質所這個老地方。我們費了很大勁，到了錦江邊的望江樓公園。100多年前，鍾雲舫曾在此寫下經典長聯《錦城江樓聯》。來此之前，我們聽說此聯還懸掛在望江樓。當我們來到此地，見公園內正在熱火朝天施工作业，緊閉的大門旁邊立有一塊“謝絕參觀”的牌子。我們只好趕往位於城郊的寶光寺，鍾雲舫在這裡也創作了許多名聯。我們在此尋訪了大半天，一副也沒有找到。後來，我們巧遇新西蘭華人、國際詩歌音樂協會會長黃乃強，他常居蓉城。說起鍾雲舫在成都的几副名聯，這老先生頭頭是道。

最後，我們趕到四川省圖書館，查明關押鍾雲舫的提

刑按察司待質所在成都的科甲巷。但科甲巷在何處，問了多人也不知。沒有收獲，我們只好轉向西南交通大學，鍾雲舫嫡孫、102歲的鍾維相住在这里。我們拜訪他，收集到鍾雲舫的印章等寶貴資料。這是我們此次成都之行的最大收獲。

二 看到了掛在望江樓上的那副長聯

第二次成都之行是2014年底。事前，我看了電影《黎明》和電視連續劇《解放大西南》，兩部作品都有1949年年底蔣介石從成都敗走台灣的头晚帶著兒子蔣經國到望江樓上去閱讀《錦城江樓聯》的場景，蔣介石對蔣經國說：“這是江津秀才鍾雲舫的楹聯……”因為看了這兩部作品，所以我認定望江樓上至今仍掛着鍾雲舫的長聯。

到成都的第二天一早，我們去了望江樓公園，看到了鍾雲舫的《錦城江樓聯》掛在望江樓的底樓兩側，我們很是激動。

我們想登上樓頂看看，但樓門緊鎖，只有望梯止步。由於事急，這次我們仍然沒有找到科甲巷，又到寶光寺一趟，也沒找到鍾雲舫詩聯的墨迹。

三 鍾雲舫三副下聯巧對劉總督

第三次到成都是去年10月份。這次我們作了一些準備，請成都的朋友打聽到望江樓公園、寶光寺的開放時間和科甲巷的地点。

我們到成都後，很快就找到了位於鬧市區的科甲巷，

這裡只剩下一小點古建築了。隨後，我們又來到望江樓公園，再次欣賞了《錦城江樓聯》。我們登上望江樓頂，看到樓頂掛着清代兩廣總督劉長佑入蜀追剿太平軍時，登此樓所寫下的一個上聯：“望江樓上望江流，江樓千古，江流千古。”下聯却空着。劉總督出此上聯意欲為難巴蜀文人，看巴蜀人能否對上。不想如今望江樓上掛着這個上聯，下聯仍然空着。

我當即告訴解說員，鍾雲舫在《振振堂聯稿》中對此聯有記載。鍾雲舫曾出過三個對句，其一為：“尋春院裏尋春怨，春院一層，春怨一層”；其二為：“朝天闕下朝天子，天闕萬年，天子萬年”；其三為：“成都府外成都會，都府重開，都會重開”。這說明我們巴蜀文人並沒有被劉長佑難倒。

我們又來到寶光寺，查閱了大量資料，終於在寺方提供的文獻中找到了鍾雲舫為寶光寺撰写的楹聯作品。此行收獲頗丰。

三次到成都尋訪聯聖鍾雲舫詩聯創作足跡，每次都有感受和收獲。其實，鍾雲舫還在成都武侯祠、杜公祠、三蘇祠、灌縣二王祠以及青羊寺、華陽寺、大覺寺、龍泉驛、青城山、峨眉山等地，創作了大量的詩聯作品，讚美這些地方的美麗風景和厚重文化。

回江津後，我們給成都的相關單位寫了一封信，一是希望能在望江樓懸挂的《錦城江樓聯》上署上作者鍾雲舫的名字，是為尊重作者。二是希望在劉長佑的殘聯上，補上鍾雲舫對应的下聯。劉總督意欲為難巴蜀文人，但巴蜀文人才輩出，是難不倒的。最後，成都相關部門還對此專門回了信。

（作者系重慶市江津區作協主席）



天下第一長聯

武隆羊角烏江畔 這條石軌道200多歲了

□ 孫炳林

60年前，武隆縣（今重慶武隆區）羊角烏江河畔的人力板車有點怪——它不跑平坦地面，偏要常年跑在一條獨特的石軌道上。

這條石軌道全長5里，雖不長，卻全國少見。為什麼要修這麼一條獨特的石軌道？這還得從兩百年前白馬山一次山崩地裂、岩石滾落說起。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一個夏日深夜，突然烏雲翻滾，電閃雷鳴，暴雨傾盆，武隆縣羊角街背後白馬山的李家灣發生山崩地裂，大量岩石滾滾而下，涌向烏江邊擠壓河床，抬高水位形成水急浪高的五里長灘，人稱“羊角五里灘”。

千里烏江下游河段（涪陵至酉陽糞灘）是水運交通要道。“羊角五里灘”上下落差大，水急浪高灘險，令駕駛木船下險灘的船工望而生畏，流傳著“船下羊角灘，十船九打爛”，人們稱“羊角五里灘”為“生死關”“鬼門關”。載重的貨船不敢貿然行駛，有句民謠：“天險羊角灘，波濤大如山。客過要起岸，貨過要人搬，若要強行過，過灘船必翻。”木船逆水過“羊角五里長灘”，必須將船上貨物起運上岸……

烏江水路運輸有“舵籠子”和“歪屁股”兩種木船。最大的“舵籠子”木船，8只木船結幫而行，一一依次過險灘，每只木船載岩鹽等貨物20噸左右。船停在下面碼頭起貨時，船上兩位船工相對站在船艙口，各用一根帶鈎的堅硬木棍，同時用力將艙里的貨物提上船面，再由兩位船工抬到岸上碼頭。然後，當地的搬運工人，經過一條獨特的石軌道，用

人力板車運到上面的碼頭再裝船。

用板車轉運貨物有個難題，載重千餘斤的板車重壓之下，泥地不堪重負，深陷泥坑難以前行，修建一條雙線“石軌道”是個好辦法。白馬山山岩崩裂而下的大量塊石，是修石軌道難得的石料。取塊石較平整的一面，四邊敲打成不規則的長方體，一塊長約1.2米、寬約0.5米，能承受重量的長方形石條，按人力板車的軌距，並列鋪設成一條雙線石軌道。隨地形高低起伏，隨彎就彎，一條長5里的雙線石軌道建成了。

青石板軌道，是附近搬運工人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們精心制作了簡易、牢固的貨運人力板車，5人組合共拉一輛人力板車。一人主駕站在石軌道中間，左右兩手把穩車把，肩上托起拉帶，拉車並掌握方向。板車兩旁，分別由2人一前一後肩上托起拉帶奮力拉車。几輛載重板車從起點碼頭出發，前後依次單向運行至下一個終點碼頭卸貨。返回時，他們為搶時間不顧汗流滿面，兩只腳板翻得飛快，接著又拉第二車……

“舵籠子”常裝運的是竹篾包裝的岩鹽，經陸路石軌道轉運時，人力板車經過石軌道縫隙，板車頻頻抖動，時有岩鹽顆粒掉落地。閑來無事的老年人，左手拿一只木撮瓢，右手拿一把小巧的棕掃，撿拾落在地上的黃豆大小的岩鹽顆粒。如果運氣好，半天便可掃得一小碗岩鹽顆粒，回家用清水沖洗後曬干，製成細粉鹽巴。

月復一月年復一年，載重板車的輪子碾壓石軌道面，原

本粗糙的石面被磨得光滑閃亮，中間形成一條凹槽。

1951年，羊角鎮政府關心搬運工人的文化生活，在豆腐灣廊橋路邊坎子下，修建了一所寬敞的房屋作“搬運工會”。搬運工人休息時，四方圍坐，玩撲克牌度時光。1954年，烏江流域持續下大雨，發生百年難遇的洪水災害，“搬運工會”的房屋也被洪水泡垮。

明清時期，烏江河面南來北往的商船絡繹不絕，由涪陵起航的一船布匹、岩鹽等物資運往酉陽糞灘，再進入貴州等地。商船從糞灘返回途經彭水、武隆等地，裝運桐油、土漆、皮貨下涪陵，上下的貨運木船必經“羊角五里灘”。

抗戰時期，“長沙會戰”中，敵我雙方激戰慘烈。我方急需四川的抗戰物資，此時宜昌淪陷，長江航運受阻。國民政府交通部成立川湘（湖南）水陸聯運處，出川的抗戰物資由重慶經長江水路至涪陵，轉由烏江用木船運輸，經武隆“羊角五里灘”運往酉陽糞灘，再轉運到湖南抗戰前線。烏江“羊角五里灘”，是四川戰略大後方支援前線軍需物資的重要中轉站，亦是前方將士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命線。

1964年，武隆縣土坎水電站輸電給羊角電力絞灘，輪船航運取代木船，所載物資不再上岸陸路轉運。

烏江羊角江岸這條石軌道，一度輝煌200年，是烏江水路航運重要的陸路輔助運輸線，為武隆、彭水、黔江、酉陽及貴州、湖南等地人民的文化生活、經貿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重慶市萬盛经开区退休教師）